



【刊前絮语】

以工代兵

□徐静

这周,看了好莱坞名导梅尔·吉布森拍摄的《血战钢锯岭》,尽管对枪林弹雨的血腥战争场面并不“感冒”,但是当主人公多斯在悬崖前救下一名战友后说出“one more”时,我还是被深深打动。这部影片将信仰的奇迹与历史的真实融合在一起,它取材于荣誉勋章获得者、战地医护上等兵德斯蒙德·多斯的传奇故事。多斯在战场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他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最高军事荣誉的非战斗人员。

充满杀戮的战场上,微弱的生命原来也可以比枪炮更耀眼,也更真实。

从二战回到一战,从战地医护兵到战争后勤工,从山东威海卫到法国西北小镇努瓦耶勒……我在编辑本期人文周刊的稿件《威海卫:一战最大的华工招募集结地》一文时,不由自主地会产生很多联想。

作者写这篇稿件有个由头,12月11日,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国正式发行,这套为纪念一战华工到达法国100周年而出的邮票共10张,分别记录了华工赴法、到达战区、在军队中劳动以及法国设立的华工墓园等场景。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共在中国招募了约14万华工,其中,英国招募华工约10万,法国招募华工约4万。有数据统计显示,在14万华工中,超过80%来自山东省。

威海档案馆保存着国内最丰富的一战华工史料,作为当年英国租借地的威海卫,正是最主要的华工赴欧起点。统计显示,在威海卫登船的华工至少有44079人,每十名华工中至少有三位,是从威海卫离开祖国的。主要的招募地、集结地、出发地、联系地,这就是威海卫在“一战华工”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位置。

华工们远赴万里以外的欧洲多是为了优厚的报酬,他们不仅准备迎接危险未知的残酷战争,还要面临家庭的阻力。据说有一个姓韩的华工,家人为了阻止他应募,让他大哥专门到火车站去劝阻,但韩姓华工一定要去,他大哥无奈,只得剪下他的辫子回家向父母复命。由此看出,这批赴欧华工多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无不与战争相关。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而到一战后期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国把中国劳工推向了最前线:运送伤员与弹药,在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甚至还曾在一些战役中与德军直接肉搏……

100年前,14万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劳工来到欧洲,他们希望靠勤劳的双手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英、法方面多是将他们视为身体强壮、听话顺从的“工蚁”。作为一战中的一个特殊军团,14万华工的付出加速了一战的终结,但他们当中的个体,却仿佛历史长河中一粒粒微尘,难以被人察觉。很多华工,留在历史中的记录仅仅是招工合同上的一个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在合同上按了一个手印。

12月11日,由法国邮政部门和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联合制作的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国正式发行。今年是一战华工到达法国100周年,一战华工邮票的发行,正是为纪念那些曾经为推动一战结束做出贡献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华工们。

资料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因劳动力匮乏,与中国政府签订招募华工合同,约14万华工远渡重洋到达欧洲。他们虽然没有奔赴战争前线,但积极参与了后方修筑铁路、公路、桥梁、战壕及农业生产等工作。一战后,许多华工扎根法国,成为第一批旅居法国的华人,同时也成为中法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华工辛勤劳作

威海卫:一战最大的华工招募集结地

一九一六年,十四万华工远赴欧洲战场

□陶遵臣

4.4万华工从威海卫出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巨大伤亡使交战各方兵员锐减,劳力奇缺。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英法等国的人力资源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挽回颓势,英法等国把目光转向中国,招募华工解决战争需求。1916年10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英法传教士则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等地进行招募活动。这些人员经过报名登记,体格初检、签订合同等手续之后,又被编排成班、连,开始队列、行军、体操等体能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华工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欧洲战场。目前的资料显示,在威海卫登船的华工至少有44079人,占十四万华工的31.5%。每十名华工中至少有三位,是从威海卫离开祖国的。

威海卫(现威海市环翠区)在“一战华工”这个历史事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英国招募华工的管理机构设在这里,其集结、训练、出发、通信等各种活动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

英国人把威海卫作为华工招募基地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可利用租借地的特权,设立官方招工机构,减少和避免中国官方掣肘。自从1898年占为租借地后,威海卫成为英国行使统治权的国中之国,办理招工当然方便。英国人在此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募华工局”,在济南、淄博等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代表英国政府开展募工活动。其二是这里有现成的营房。威海卫殖民当局十几年前为了招募南非开矿华工,建立了一批营房设施,却一直未被使用,招募一战华工时正好派上用场。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威海卫便于招募山东为主的北方农民。山东农民身高体壮,吃苦耐劳,更能适应欧洲的气候,有利于管理指挥,发挥作用。因此,英国军方和租借地

的殖民政府,紧密合作,分工负责,把招募华工的重心,由起初短时间的港粤,很快转移到威海卫,把这里作为最主要的招募基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募工活动。

在“高丽口子”沙滩上军训

英国人在山东和外省各地招募的华工,源源不断地来到招工局在威海卫设立的“华工待发所”,集结待发。待发所的位置在今天合庆山庄西侧一带的山坡上,遗迹已不存。招募来的华工经过查体检疫、照相登记、按手印、戴“手铐”等程序后,换装编组,按班、排、连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日在“高丽口子”的沙滩上,由英国军官指挥,开展军事训练,等待乘船出发。

集结时间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二十天。人多时,可集结上千甚至几千人。营房不够,就临时搭设帐篷。为了管理集结的华工,英国人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办事机构,食堂、医疗、防疫、军需、行政办公、军官餐厅和宿舍等设施一应俱全。当年这一带,招工的英国人,训练中的华工,送别亲人的家属,各色人等齐聚,一时人声鼎沸。

经过集结训练的华工,等到英国军方安排的远洋轮船到来后,立即登船出发。现在看到的资料记载,1917年1月18日至1918年1月7日的一年时间里,就有“透克斯”号、“安提罗斯科”号、“俄国女王”号等24条远洋轮船,来威海卫载运华工。一般是每个月两三艘,最多的是1917年4月份,来了5条。4月2日那天一下子就来了“开平”号和“日本女王”号两条。这些船,小的能乘千把人,大的可运两千多人,最大的一条装载了近3800人。

为了躲避德国潜艇,华工船在海上走得不快,一般要漂荡三四十天,有的甚至是三个多月,才能到港。多数是到英格兰岛西北的海港利物浦下船,也有的直接运到欧洲的港口,如法国马赛港、阿佛尔港。还有很多是在美国西部港口,用火车转运,横穿美洲大陆后,再登船运往欧洲。后来,因为高丽码头水深不够,华工上船需要转驳倒运,英国人嫌登船速度慢,加之威海不通火车,华工开始转到青岛登船。

家信、薪水通过统一邮箱寄至威海卫

参加一战的华工,身处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与国内联系,全靠往家里寄信。华工们多是文盲,识字的不多,有的甚至连“大名”都

没有,许多人是招工临时起个“张三”、“李四”、“王五”之类的名字。为了方便他们写信,也为了不因发信地址暴露军事秘密,华工的信件全部通过军邮,集中寄发。管理当局印发了格式信封,地址统一印为“大英威海政府招募华工局在法国×号”。这个号,就是战场上华工管的邮箱编号。信封上还印着“中国人书信必收入于中国人邮箱,如不投此箱内,怕送不到”。然后集中打成军邮包,通过邮路寄送到威海卫租借地英国邮局。

到了威海卫,再由招工局转送到卫城里的中国邮局,分寄各地华工家庭。各家的回信也是用格式信封,寄到威海卫的招工局,由招工局按邮箱号码寄回在法国的欧洲战场华工营。华工们节省下来的薪水,也是通过这个联系渠道,汇寄到威海卫,再由招工局的职员,或是通知家人领取,或者分寄。为此,统一格式的信封上还注明“汝票号必书汝姓名如同”。

据记载,英招华工每月寄回国内的信件大约有50000封,从国内收到信件大概有15000封。几乎不识字华工,很难注册登记出准确清晰的家乡地址,有了威海卫这个联系地,能把信件和汇款寄回国内,他们对家乡有了实实在在的念想和寄托。

华工到达法国后,随即被编为华工军团,配属到英法联军作战部队从事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战勤服务,还有不少被迫投入战斗。华工们的命运非常悲惨。有的被虐待致死,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而在敌机轰炸中遇难和在战斗中阵亡的更是不计其数。

华工输出本身就是一段辛酸而沉重的历史,大部分华工都是为生计所迫,他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尽管最后有幸存回国的,但很多人因繁重的苦力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客死他乡。当时到达欧洲的华工14万人,仅在英法军队中死亡和下落不明的就接近2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有华工墓69处,规模最大的是位于法国北部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葬有华工842名。

华工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农民,出国动机非常单纯、朴实,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不容低估。威海卫作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招募基地,也因这段历史渊源,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此回眸百年历史,愿国人记住一战中的华工,愿世界永远和平!

(注:本文资料来源威海市档案馆)



华工集结威海卫